



骑兵军

伊萨克·巴别尔/著

戴骢/译

КОНАРМИЯ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漓江出版社

骑兵军

伊萨克·巴别尔/著

戴骢/译

КОНАРМИЯ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骑兵军 / (苏) 巴别尔 著 ; 戴骢 译 .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2013.12

ISBN 978-7-5407-6885-0

I . ① 骑… II . ① 巴… ② 戴… III . ① 小说集—苏联
IV . ①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9469 号

丛书策划: 陆 源 姚 摩
责任编辑: 陆 源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130 千字 印张: 6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08)

译 序

星星重又升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美作家座谈时，有位美国作家问这位团长，何以长久不见巴别尔发表新作，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他怎么了？团长回答说，巴别尔挺好，我此次访美前夕，还在苏联作协见到他，交谈了好一会儿，他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见团长如此回答，便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了，因为他风闻巴别尔早已不在人世，死于肃反运动。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所编造的这个活灵活现的谎言成了笑柄，不仅在美国，更在后来的苏联。

1953年斯大林撒手人寰后，苏联政府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世人方渐渐得知巴别尔于1937或1938年被捕，罪名是“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并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在严刑拷打下，巴别尔违心地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但他在最后的陈述词中申诉自己无罪。他说：“我是无辜

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这个请求是天真的。他于1940年（爱伦堡在其回忆录中说是1941年）1月27日凌晨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诺夫监狱（一说是西伯利亚监狱）中被枪决。终年四十七岁。

巴别尔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对高尔基的简短颂文后，就此在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他入狱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在苏联被全部、彻底地封杀。后人大都已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一位名叫萨克·埃曼努依洛维奇·巴别尔的犹太作家以及他写的作品了。

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巴别尔在苏联是最引人注目作家的作家之一。

他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无论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当时的苏联作品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唯独巴别尔把作家的观察力投注到具体的树木上。他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小说中有不少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都是原封未动的）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他还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

其次，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

己的话说，他的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恐怕只有巴别尔了。海明威读过巴别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一封信中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了巴别尔，读过他的《红色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作品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

由此可见，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约翰·厄普代克语）。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鼯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三十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殒落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1957年，他的《红色骑兵军》及其他作品重新在苏联出版，并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苏联及国外广为流传，折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2001年11月，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莉娅经长年不懈的努力编辑而成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这个集子汇集了巴别尔所写的全部短篇小说、两个剧本、日记、新闻报道及其他文稿，厚达一千页。

《伊萨克·巴别尔全集》震动了欧美国家的读书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给予他的《红色骑兵军》以五星的最高评价，仅一家书店便销售了六十六万九千二百八十一册。约翰·厄普代克在2001年11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详介巴别尔的生平、创作道路及艺术特色，称他的小说为“雄文”，“如闪电，如一眼不眨的目击者”。

二十世纪的一代文豪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享有散文难以企及，好像只留给诗的荣耀。

美国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二十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巴别尔小说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牢牢确立了。巴别尔这颗殒落的明星重又升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破云而出，持久地发出晶莹、清幽的光。

译 者

自 传

我于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父亲是犹太商人。在父亲坚持下，我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经》、《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使我度日如年，自早到晚，逼着我学习许许多多知识。学校成了我的休息之所。我的学校是以尼古拉一世皇帝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有外国商人、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等人的子弟，以及沉湎桌球的大龄青年。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跑到港口的天桥上去玩，或者去希腊咖啡馆打桌球，或者去莫尔达万卡的酒窖喝廉价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这所学校我之所以永志难忘，还因为那位教授法语的m-r法拉束教师。他是布列塔尼人，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祖国的语言——法语，使我得以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使我得以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亲密相处，并从十五岁起即用法语写作短篇小说。写了两年时光，然后就放弃了；在我笔下，农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乏味，只有对白写得还算成功。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我处境之狼狈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我寄宿在普希金街一个邈远的、终日醉貌咕咚的酒保的地窖里。自1915年起，我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到处都将我拒之门外，所有的编辑（如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和波肖等）都劝我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于1916年年底，去见了高尔基。这下见对了——我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至今天我每提起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就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他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这几个短篇小说，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1001条），他教会了我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还可以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我写得非常蹩脚，于是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打发我到人间去。

这一去就是七年，由1917年直至1924年。在这些岁月里，我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1923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把我的文学工作的起始之日定在1924年初，那时《列夫》杂志第四卷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盐》、《家书》、《多尔古绍夫之死》和《国王》等。

目录
CONTENTS

译 序 / 001

自 传 / 001

泅渡兹勃鲁契河 / 001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 004

家 书 / 008

战马后备处主任 / 014

潘·阿波廖克 / 017

意大利的太阳 / 027

基大利 / 032

我的第一只鹅 / 037

拉 比 / 042

通往布罗德之路 / 046

机枪车学 / 049

多尔古绍夫之死 / 053

二旅旅长 / 058

萨什卡·耶稣 / 061

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 / 067

科齐纳的墓葬地 / 074

普里绍帕 / 076
一匹马的故事 / 078
政委康金 / 083
小城别列斯捷奇科 / 088
盐 / 092
夜 / 097
阿弗尼卡·比达 / 101
在圣瓦伦廷教堂 / 109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 114
两个叫伊凡的人 / 123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 132
寡 妇 / 134
札莫希奇市 / 140
叛 变 / 145
契斯尼基村 / 150
战斗之后 / 155
歌 谣 / 160
拉比之子 / 164
千里马 / 168
吻 / 175

泅渡兹勃鲁契河

六师师长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辘辘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罌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①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

① 有两处地方称沃伦。一是沃伦台地，古时属立陶宛—波兰公国，沿德涅斯特河左岸分布，地表为河谷所切割呈长丘、干沟地形。一是沃伦领地，系公元九至十八世纪历史地区，地属今乌克兰及波兰交界处。

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摞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着，收拾掉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

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拿着报告去见政治委员，他住在一名外逃的天主教教士家里。耶稣会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在这名教士家的厨房里接待我。她请我用琥珀色的茶和牛奶饼干。她的饼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还有狡狴的汁水和梵蒂冈香气四溢的狂怒。

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艾丽扎太太晃动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不停地给我添饼干，我享用着耶稣会的甜食。

这个波兰老妇人称我为“老爷”，厨房门外，笔直地站立着几个灰不溜丢的老头儿，他们的耳朵一色都僵硬了。在蛇一般危险的暗处，有件修士的长袍像蛇行一般游动。神甫逃跑了，不过把他的助祭罗姆阿里德先生留了下来。

罗姆阿里德是个阉割派教徒，身体肥硕，讲起话来瓮声瓮气，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用黄不棱登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比画着波兰毁于战火的地带。他历数着他祖国的创伤，亢奋得连声音都嘶哑了。但愿一过性遗忘症让这个心狠手辣地出卖我们，

又叫人随手毙了的罗姆阿里德丧失记忆吧。然而在那个夜晚，他那件紧身的长袍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兴冲冲地扫过所有的过道，并且对所有想喝酒的人示以微笑。在那个夜晚，这个修士的影子寸步不离地潜伏在我身后。他，罗姆阿里德先生，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主教，要是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一起喝着罗姆酒，天主教教士的住宅虽已百孔千疮，形同废墟，可那种见所未见的生活方式的气息仍在其中回荡，而罗姆阿里德谄媚的谀辞则听得我筋骨为之酥软。什么耶稣受难十字架，其作用像交际花的护身符，写有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纸和藏在女人蓝色丝坎肩内的那些已经霉烂了的信札一样不足道哉！……

我从这儿看清了你，你是个披着紫袍的不守清规的修士，你的两手是虚肿的，你的心是软弱而又残忍的，就像猫的心，看清了你那个主的伤口，从那儿流出的是精液，是让处女醉倒的芬芳的毒液。

我们喝着罗姆酒，等着政治委员，可他迟迟未从师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虽说睡着了，却仍在提心吊胆。而在窗外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天空下，林荫道正在融化。充满渴念的玫瑰在黑暗中颤动。苍穹中燃烧着绿色的闪电。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横在斜坡下。月光顺着尸体两条掰开来的向上跷起的腿缓缓流动。

瞧，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王国^①桀骜不驯的苦

① 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联合为统一国家，至1795年解体。

难！我，一个靠暴力闯入的异邦人，在神甫丢弃的圣殿内把一条满是虱子的褥垫铺开，将那本硕大无比的颂书垫在头下，里边颂扬的是无上尊荣的圣明的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①。

饥寒交迫的大军朝你古老的城市蜂拥而来，啊，波兰，全世界的奴隶团结起来的歌声响彻在你这些城市的上空，你要倒霉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你要倒霉了，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公爵^②，萨佩基公爵^③！……

我的政治委员还没来。我去师部、果园、教堂里找他。教堂的大门大敞四开，我踏进教堂，迎面看到有两块雪白的头盖骨在了一口破棺材的盖子上燃烧。吓得我直往地底下，往地下室钻去。地下室内有把橡木梯子通向祭坛。我昂头望去，见到高处，几乎就贴着拱顶，有火光在移动。我看到了政治委员，特务科科长和手里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们。他们听到了我微弱的呼救声，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头盖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雕塑品，这就吓不着我了，我们大家继续搜查，搜查的起因是在那名天主教教士的寓所内发现了一大堆军装。

我们手持蜡烛，搜查这幢发出回音的建筑，彼此压低声音交谈，脚上的马刺碰得嚓嚓直响，翻袖口上绣的马头闪烁着亮光。

① 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社会党活动家，二十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首脑。1918年任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1918—1922），其间曾与苏联交战，1922年后任波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据说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

② 拉吉维尔家族十四世纪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世家，尔后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公爵世家，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为俄国和普鲁士的公爵家族。

③ 萨佩基家族自十七世纪起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国的公爵家族。